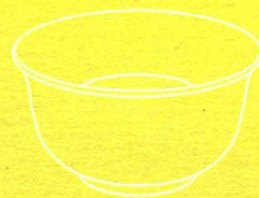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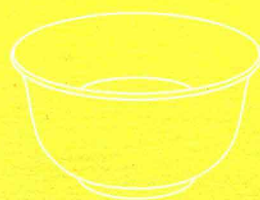


安溪鐵觀音



一棵偉大植物的傳奇



海帆 謝文哲 羅炎秀
李玉祥

文字撰寫
圖片統籌

安溪鐵觀音

安溪鐵觀音：一棵偉大植物的傳奇 / 李玉祥，海帆著.

--初版. --台北市：

世界，2010. 05

面；公分. --

參考書目：面

ISBN 978-957-06-0394-1 (平裝)

1. 茶葉 2. 製茶 3. 茶藝

439.453

99006543

安溪鐵觀音——一棵偉大植物的傳奇

總策劃 / 李建輝、陳燦輝、張躍明

副總策劃 / 陳水潮、劉錦川

主編 / 謝文哲

副主編 / 鄭植陽、劉青洲、吳興元

文字撰寫 / 海帆、謝文哲、羅炎秀

圖片統籌 / 李玉祥

出版統籌 / 吳興元

書籍設計 / 瀚清堂

特約編輯 / 李玉祥

責任編輯 / 羅炎秀、雲逸

裝幀製造 / 墨白空間

繁體字版編輯 / 周雪伶

發行人 / 閻初

登記證 /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0931號

地址 /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99號

電話 / (02) 2311-3834

傳真 / (02) 2331-7963

網址 / www.worldbook.com.tw

劃撥帳號 / 00058437世界書局

出版日期 / 2010年5月初版1刷

定價 / 台幣640元

◎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◎本書繁體字文版經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與後浪出版諮詢（北京）有限公司授權出版，非經書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複製、轉載





當年願跡猶在人

身遊沙界果肯淨學波羅

張若經求陳福成丹法

















吃茶的經驗

我生於台灣，讀大學時負笈台北縣淡水鎮。小鎮舊名滬尾，在淡水河入海處，華夷雜居，久成通商口岸，乃北部開發最早之地，因此曾經有一段時期幾乎整個北台灣都被稱為淡水廳。台北建城以後，政經地位才漸移到北市。待我到那兒求學時，它已風華退斂，又只是一個小鎮而已。

鎮上依然保存著許多當年榮盛時期的遺跡。港岸海市傍著山丘，一邊是大屯火山帶，一邊是靜坐在淡水河波上的觀音山。在山與水之間，小小的市廛，仍是昔日由閩南來此開拓的老人及其子裔們活動的場所。而那裡，正對著漁港和觀音山，就有一座清水祖師廟。

清水祖師廟，自然是福建安溪清水岩傳來的信仰，但這座廟乃是台灣三大清水祖師廟之一，號稱「落鼻祖師」。據說若有天災人禍，神像鼻子就會掉落，向人示警，靈驗異常。艋舺的人常指責中法戰爭時，法軍進犯淡水，淡水的人向艋舺借了神像去庇佑，事後卻不歸還。淡水的人則說神像本來就在淡水，是早年艋舺借了去的。雙方爭執不下，如今只好輪流奉祀。

廟裡常年香火鼎盛，我沒事時也喜歡到廟裡逛逛。但更吸引我的，是祖師廟旁的另一小廟，叫龍山寺。

我每至祖師廟拜祭完後，就轉到龍山寺小坐。這是一間很小的寺廟，只有一個殿，殿前迴廊包起一座天井，天井間有座小池子，種滿蓮花。

只有一位眇目老嫗看護著這座小廟，在迴廊間，她擺上幾張竹椅藤棹，就成了個茶座。在鎮上逛累了，我常繞進來與流連在這兒的游方僧人、流浪漢、老者一同喝茶或避雨。

老嫗不甚言語，只替我們煮水沏茶。茶，基本上就是鐵觀音之類的烏龍茶。我或啜茗、或沉思、或邀友人來此閒聊論辯，無不雅切。這是我大學時代最感愜意的場所，猶如我的私密花園。曾作〈龍山寺夜茗聽雨〉一詩云：

揭來自愛坐茶棚，蘆酒花酥病不勝。懶訊寒溫湖海意，似聞簷腳睡枯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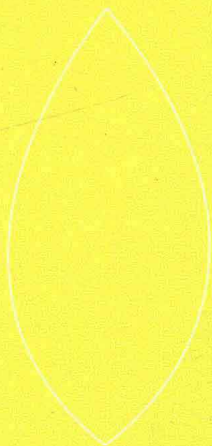
徘徊聽櫛冥冥雨，寂寞回添悄悄燈。清茗可能餘松火，釀紅新剝小池菱。

龍山寺喝茶的況味，大抵如此。

大學畢業後，我萍飄浪走，在許多地方喝過茶，也喝過各種好茶，但清水祖師廟、觀音山、龍山寺、鐵觀音所組成的意象，始終縈迴於舌尖心頭，揮之不去。

序

一



隔了一陣，我有一特殊機緣替道教會辦了一座「中華道教學院」，院址選在木柵指南宮的凌霄寶殿。每週我都要乘指南客運到指南宮山腰，然後循香客朝山之路拾級而上。一路皆有攤鋪賣香、賣紙、賣供品、賣特產。

木柵乃茶區，文山包種茶即產於此處，安溪傳來的鐵觀音最早也試種於此，故茶擔最多，令山徑一路清香不絕。每次我去教這些道友們畫符誦經，都趁機買幾斤茶回來細細品嘗。有時也與同道諸君到指南宮後山（也就是現今台北著名的觀光茶區——貓空）去賞花、觀魚、品茗。坐在山間澗石旁，清風徐來，伴以淡淡茶香，真有南窗侯不易之感。

這裡的茶，和我早年最熟稔的淡水龍山寺之茶，都是源自安溪的。那麼，安溪的茶到底又是什麼樣的呢？在飲論沖沏之頃，我不禁遐想萬端。

那時兩岸未通，我雖蓄疑已久，卻無意求取答案，只把一種不可知的悵惘當作品茗時的情調，兀自享受著而已。

前年有個機會，由廈門去安溪訪友。一路走去，愈走，竟愈覺得像走進了木柵後山。山色、林相、茶圃、煙靄，均是再熟悉不過的了。待到了地頭，再喝上一盅鐵觀音，人情、鄉音相伴，更令人有不辨身在安溪抑或在台北的錯覺。昔年悵惘，一時俱化，代之而起的，是另一番忽忽如夢的體會。

我的飲茶經驗微不足道，於茶史、茶法、茶禮、茶貿易之奧妙，所知亦甚有限，但安溪鐵觀音銷行、移栽遍及台灣、東南亞各處，以其滋味啟沃人的生命與心靈，像我這樣的例證何止千萬？我們只要端起茶，就自然會想到安溪，會聞到鐵觀音的香氣，少年的歲月、人事的緬念，參錯其中，不須說禪，不必講道，人生便已有了悟啦！

安溪的朋友編的這本書，將有關安溪鐵觀音的歷史與知識都說完了，我沒什麼可以補充的。倒是這一點吃茶的經驗，不妨說說，或許也是茶友閒聊時所樂聞的吧！

龔鵬程

2010年3月於北京

（龔鵬程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，研究領域涉及中國文學、史學、哲學、宗教等，博古通今，著作等身，有天下「第一才子」美譽，是當代享譽海外華人世界的知名學者，至今正式出版專著70餘種。曾任淡江大學文學院院長，南華大學、佛光大學創校校長，台灣行政院陸委會文教處處長等職。）

我的田野地——安溪

將近20年前，我基於完成了一項城市研究，開始了鄉村研究，我首選的「田野地」就是安溪。

安溪與漢學人類學有著特殊的緣分。

20世紀60年代，西方人類學界出現了一批有心於中國研究的青年才俊，「神祕的中國」是他們最想研究的國度。然而，中國大陸的「田野地」並不向外國人開放，這批人類學家只好前往台灣鄉村。那裡的被研究者，多數來自「泉州府安溪縣大樹下」，之後，這批人類學家根據「田野之所見」寫出了他們的論著，這些論著在漢學人類學中具有里程碑的地位，它們使「祖籍安溪的台灣鄉民」成為學術界的一個關鍵意象。

安溪可謂是海外漢學人類學的聖地之一。如果說費孝通先生的江村代表的是「20世紀50年代前」的中國社會人類學，台灣鄉村代表的是20世紀60至80年代的西方漢學人類學，那麼，也可以說，安溪既是漢學人類學「台灣鄉村時代」的一個遺憾，又是這個遺憾終結的希望。

在讀了那麼多關於「祖籍安溪的台灣人」的西方人類學著作後，我意識到要使自己的研究奠定在扎實的基礎上，就必須改變人類學界「隔岸想像」的局限，採取務實的態度——到安溪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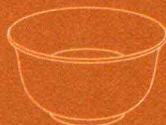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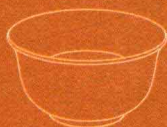
1991年至1994年間，我兩度在安溪的一個村莊長住，在那段日子裡，我選擇以一個村莊為個案，圍繞地方性社會互助制度及「草根權威」等主題展開研究。鄉間的風土人情、祠堂廟宇、節慶祭祀、人物形態，是我主要關注的。

在村莊裡進行調查研究，免不了要「禮尚往來」，我的煙與鄉民的茶之間的交換，往往是訪談的開端。

在安溪，飲茶習俗有悠久的歷史，再「土」的鄉民，都實踐以茶待客的禮儀。記得我初次進入那個我選定的村子，首先被介紹到一個老農家，老農家客廳裡的桌上，擺著一套顯然是用了許多年的茶具。他從房間裡取出珍藏的茶葉，將其中一小撮放進茶壺，用開水泡上一會兒，之後，將茶湯平分在一組小巧的茶杯裡，他拿起其中一杯，雙手端著，恭敬地遞到我這個客人跟前。我因忙著掏筆記本想做田野筆記，接過那杯茶便順手將它放在桌上。沒想到，老農再次端起茶杯，說：「喝吧，喝吧，事情過後慢慢再說。」他暗示我，客人沒有喝下茶，雙方就開始說事兒，這在他看來，是一方失禮的表現。

我當時的研究焦點不在物質文化，因此沒有多關注茶的生產與消費。但在鄉間走動時，我意識到，儘管茶不是食糧，但在安溪卻有著特殊的身分。我集中研究的那個村子裡，當時就有一個生產茶葉的農場。人們待客用的茶葉，有的來自這個農場，有的來自安溪各地鄉村，他們對於茶葉的知識如此細緻入微，以至於讓我這個城裡人感到景仰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安溪茶葉的生產從來沒有間斷過，即使在那個對於任何品味都橫加批判的歷史階段，仍持續地進行著。茶的存在表明，鄉民不只是一些沉浸於「日常實踐」中的人，待客就是他們除了「日常實踐」之外、生活中的重要一環。如果說待客習俗表現的正是一個地方人民的社會性，那麼，我們也可以說，安溪這個地方的社會

序 二



生活，正有一大部分是圍繞著茶展開的。

我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安溪，我居住在離安溪數千里之遙的北京，但我的學術工作總是直接或間接地與安溪有關。我總是要藉到閩南的任何機會到安溪「回訪」，還鼓勵學生到安溪考察研究。即使我沒有「回訪」安溪，安溪的形象似乎總是揮之不去。近十年來，安溪鐵觀音在我常往還的西南諸省流行起來。十年前我初次到昆明，發現那裡的人也有以茶待客的習俗，但與閩南不同，昆明待客用的茶杯較大；近來，我再去雲南，意外發現人們不僅開始喜愛安溪鐵觀音，還接受了閩南式的功夫茶具，用它們來泡普洱茶。

幾年前我在回家探親時發現，安溪鐵觀音的飲用方式正在悄悄發生「革命」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茶本是閩南人日常飲用和待客的「一般物」，而大概是在過去10年裡，閩南的茶文化產生了巨變，飲茶與交際仍然保持著其傳統關係，但飲茶愈來愈「品位化」。茶和茶具的級次、水的品質、品評話語等，均在「往高處走」。人們可以圍繞著飲茶而形成圈子，也可以借助飲茶來拓展自己的圈子。「一般物」的「品位化」也帶來了茶葉生產的巨大變遷。兩三年前我帶著學生到安溪考察，我們發現，現在茶園的範圍已拓展到任何可以種茶之處，其生產規模，超乎我們的想像。

這些現象讓我想了许多，若以足夠廣闊的眼界回望中國的茶史，我們便可知曉，我在考察研究時印象中的「一般物」，本有「非常意」。茶聖陸羽在《茶經》中說，茶的等次，「野者上，園者次」，還說，「茶之為用，味至寒，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，若熱渴、凝悶、腦疼、目澀、四肢煩、百節不舒，聊四五啜，與醍醐、甘露抗衡也。」意思是說，採集於山野間的茶，比用園藝手法種植出來的茶級次高，而茶的品質，與那些有高尚德性之人的品質相通。這些表明，古代的茶與士大夫所追求「文野之間」的境界有關，一直到了民間也流行飲茶之後，茶開始成為大眾化的消費品。而近年來茶走的「品位化」道路，則又預示著茶的意義世界正在恢復其「舊傳統」。

安溪是鐵觀音名茶的原產地，也是一種傳統的茶道的策源地。如今，這裡的精英與鄉民在生活上都脫離不了茶葉。而在安溪之外，受其茶文化影響的人，對於鐵觀音也漸漸有了更多的依賴。一個幅員並不算大的縣，與一個遼闊的世界，相互之間正產生著一種值得思索的關係，而這一關係的紐帶，正是鐵觀音本身。

2010年4月2日於北京寓所

（王銘銘，福建泉州人，最具國際影響力的中國人類學家、北京大學教授、英國倫敦大學人類學博士、《中國人類學評論》主編，作品宏富，有《溪村家族》、《逝去的繁榮》、《西方作為他者》、《人類學是什麼》等十幾部著作。）